

■笔随心动

# 古运河流水

○孙昌建

2013年9月8日上午,我在家里打开一只柜子,很盲目又很有目的地从一大堆纸页中找出了一本油印诗集,这本诗集的名字叫《古运河流水》,打印时间是1984年。一个小时候,我在微信上说了这样一句话:我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。

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失散多年的孩子?因为我要以此证明我和大运河的一种诗歌关系;因为我知道有这样一本油印诗集的存在,但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年问世的。一度我以为是1985或1986年,但是现在可以确认了,确认在那个年代,我就用诗歌和大运河发生了关系。那时我学习写诗已经有四五年了,正在思考一个问题,我的诗歌的根在哪里?一度,我把大运河当作自己的根。准确地说,正如这油印诗集的名字一样,那时我是把运河称之为古运河的。事实上这条河曾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。

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时候,我在杭州文一路上读书,那时的文一文二和文三路,靠

西的大部分都还是鱼塘和桑树地,那时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就是在运河边才得以完成的。比如,运河边的卖鱼桥有书店、电影院和浴室,我曾经骗一个爱洗冷水澡爱秀肌肉的同学说,卖鱼桥浴室有美院的老师在裸体写生,因为这个同学想做大卫一类的人物所以上了我的当。我记得孙道临配音的《王子复仇记》是在浙麻的礼堂里看到的。我想说的是,一个喜欢文学的大学生,在那最为关键的几年里,是从运河边汲取到营养的,这就是我的流水,我的记忆。包括后来我认识了住在拱宸桥某学校宿舍里的诗人赵健雄老师,当时他是《草原》杂志北中国诗卷的诗歌编辑。那时天南海北的朋友去他那里做客,往往是要到第二天或要临走的时候才感叹,天啊!这眼前的就是著名的大运河吗?是啊,不管它的流水是混浊还是清澈,这就是我们的运河啊。而且因为我们太熟悉它了,反而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。是啊,运河边的这些码头和市场,曾经以一种怪异的方

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,比如卖鱼桥的市场不卖鱼,正如米市巷也不卖米一样,那卖鱼桥卖的却是皮夹克。当我穿行在地下一层的皮夹克市场时,我感觉自己像穿了铠甲的鱼……

而差不多在我人到中年的时候,我有时会偶尔在拱宸桥或是哪一座桥上发呆,当高挂着国旗,船舷边晾着咸鱼的船只从远处驶来的时候,我会呆呆地看上一阵子。有一度我也很诧异,这河里竟然还能跑船,且还是装满了煤和黄沙等,尤其是看着那被风和岁月吹得有点褪了色的国旗,以及船舱外散放着的几株青菜时,我会觉得很亲切。为什么?因为这是我能感受得到的大运河以及河上的生活。于是我不仅把它拍入照片,还断断续续地写进小说和剧本的草稿里。我曾经虚构过一些关于运河的人和事,我知道因为真实的强大,可以让我的虚构也有一席之地。正如我今天也还在写着运河的诗,这是一种延续,正如运河的流水一样,正如我写于1984年的那首诗——

古运河流水

就从那天你去洗衣服  
纽扣同眼睛一起掉进了河里  
肥皂盒也随吱吱嘎嘎的桨声漂去  
就从那天起,肥皂不香了  
纽扣也扣不住你,你心里慌兮兮  
你不知道河里有个隋炀帝  
就躲在你的肥皂盒里  
河水一天天地流走  
船已经不开过去  
公路上吹来的灰尘  
又给土墙里的外婆添了几丝年纪  
她眯着眼睛一天到晚看太阳  
外婆以前也是个宫女  
头发像霉干菜那样  
又黑又长又香  
扯一根绕在手里  
船就可以开到天上去  
接多少妈妈从月亮上下来洗衣服  
洗在吱吱嘎嘎的运河里  
运河的流水一直流进了你的眼睛里  
等龙船来时,你的  
纽扣就变成了星星  
太阳就变成了烧饼  
隋炀帝就看中了你



■凡人凡事

## 剪报的世界很美好

○朱小峰

学校就要放暑假了,我把一些材料整理好准备带回家。这些材料中,有一摞一摞的报纸,包括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教育报》等。把这些报纸带回家,一方面是因为平时上班忙来不及看,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要趁放假的机会,做一下自己喜欢的剪报。

所谓剪报,就是把报刊杂志上剪下的文字、图片资料,整理分类并集纳成册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人们平时读书看报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文字图片时,为了日后方便查找,很多人自制了剪报。我清晰地记得,当年高考前,为了准备作文素材,家里订阅的《中国青年报》上,稍微有点价值的文章都被剪下来,用胶水

粘在一个白纸上,有些内容我现在还有印象。进入新世纪后,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,报纸基本上都网络化阅读了,剪切、复制、粘贴,电子文档的处理自然更加便捷,纸质的剪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但说句实话,网络化的报纸与纸质报纸相比,表面看起来信息量大、读取方便,阅读效果却相去甚远。就我而言,纸质报纸上的东西印象更加深刻,也容易记得住。这其实也是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差异。

前年寒假加班,在整理办公室文件时,发现订阅的《光明日报》上有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文章,过去竟然被忽略了。于是,我就把这些报纸抱回家,操起剪刀,坐在地板上,一篇篇地阅读,一篇篇地筛选,一篇篇剪下来。时间就这样静静过去,心中确是无比的充实。毕竟,这样精选并剪下来的材料,实际上已经被反复阅读了很多次,在大脑中已形成阅读印象,比看完随手一扔,效果强上百倍。

记得当时儿子看我剪报忙得不亦乐乎,问我为什么玩得这样美。我说:“小子,剪报的世界真的很美,这比你玩乐高还有趣。我现在是在剪报纸,古代的人都是手抄。”确实如此,好记性不如烂笔头,古代文士们的博览强记,很多是靠誊抄前人作品得来的。

这个暑假,剪报让我的生活依然充实而美好。

■亲情密码

# 姐姐好美

○王珍

自己做的,不一样。纯手工造,渐渐稀缺了的亲情美食。一有机会,姐姐就会做给大家吃。姐姐不仅仅是送温馨的姐姐,姐姐也是承接苦难的姐姐。当年,父亲因为耿直,口无遮拦地把自己鸣放成了“右派”,举家被迫迁居深山冷岙。合家老小,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。无奈,就把姐姐给了人家做童养媳,那一年姐姐14岁。父亲平反回杭,姐姐的两个弟弟都跟着父母回到杭州,姐姐依旧安心心在那个小山村、那户人家,做人妻人母。父亲不无内疚:虽然当时迫于无奈实在没有办法,但也时常觉得对不起她。而她从来都没有一句怨言。父亲去了天堂后,姐姐似理所当

青线线,蓝线线。青青的粽叶。白白的糯米。心灵手巧的姐姐,用长凤绣十字绣多下来的线裹粽子。绿线的是绿豆粽、白线的是白米粽、褐色线的是肉粽……端午节的前一天,一清早,姐姐就送来一大包亲手裹的粽子,热乎乎的。糯米香。粽叶香。碱水香。姐姐在前一天的夜里,做了一百多个粽子,在同城的亲友间一家一家地送。上一次,姐姐做了那种在福建光泽县山村里才有的热花饼,她也是这样,热乎乎地逐一送到亲友的手中。其实,每到端午节前,单位早就发了粽子、咸鸭蛋和香包。淘宝、拼多多等网店也都在搞促销。但姐姐说,

■难忘记忆

## 盲人阿瑞哥

○陈慈林

打开微信,收到老家表兄发来的语音信息,说阿瑞哥去世了,病重之际还曾经提到我,如果我有机会回老家,他愿意陪我去阿瑞哥坟前拜祭。

我眼前就浮现阿瑞哥往昔的面容,回忆起我童年时与他交往的点滴。阿瑞哥是盲人,比我大十来岁,父母双亡,与6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。听村里老人说,他生下来时眼睛是好的,2岁多一点时,害了眼病,没及时医,就失明了。

我们那里眼睛失明的人,唯一的出路是去学算命,敲着小锣到处骗人。阿瑞哥不想骗人,于是在大伙帮助下,买了一架用脚踏的轧棉花机器,靠帮乡邻轧棉花养活自己和奶奶。

不分阴晴雨雪,阿瑞哥从早上开始踏机器,只要有活干,他就没有作息时间的概念,踏到肚子饿了吃饭,累得没力气了才休息。他的眼睛看不见,但心思灵敏,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,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边轧棉花边听墙上的有线广播,最喜欢听的是长篇评书节目。

天热蚊子多时,他就不再做夜工,坐在门前的白地上给乘凉的乡邻们讲从广播里听来的故事。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常常吸引一大群听众,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了。许多人都说他其实应该去学说书。我10岁那年,离我们家六七里地的杨村来了一个流浪盲艺人,在说长篇评书《说岳全传》,阿瑞哥想去听书。但这段路对失明的阿瑞哥可谓漫漫长途,他让我每晚把他带到那里听书,我的听书钱归他付,这对从小喜欢听书的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。

于是每晚我牵着阿瑞

哥的手,把他领到书场。有一段路很不好走,一边是河,另一边是水田,中途还要过一条小河上的小桥。为了安全,我母亲帮我借来了一只手电筒。一个多月时间里,我们风雨无阻,成了书场里最忠实的听众。我想阿瑞哥可能是想从这位说书先生这里偷艺,才这样投入的吧?

那天的书说到了奸相秦桧蛊惑皇帝赵构,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即将直捣黄龙府的岳飞……突然间狂风大作,一场暴雨不期而至,说书被迫中断,听众们纷纷回家。我们没雨具,出了门口,手电筒的电珠又突然爆了,周围变得伸手不见五指,我吓得哭了起来,一步也不敢再走了。此时的阿瑞哥出奇的冷静,他让我不要哭,说他会把我背回家。我的任务是给他带路,怎么能让他背我回去?

阿瑞哥不由分说,一把将我驮在背上,平稳地开始走路。我什么也看不见,只能在他背上一动也不敢动,突然一道闪电,只见他稳稳地走在那小桥上,我索性闭上了眼睛。第二天,我由阿瑞哥背回家成了村里人的头条新闻。

不久后发生的“文革”打破了阿瑞哥的说书梦,阿瑞哥后来娶了同样是盲人的妻子,生下了两个眼睛很好的儿子,其中一个还当了兵。

一晃眼40多年过去了,有一天到老家遇见阿瑞哥,我要大家别说是谁,看阿瑞哥是否还能猜出我?谁知我一说话,阿瑞哥就说,别看你口音南腔北调的,还记得当年趴在我背上吓得哭吗?一句话惹得大伙哈哈大笑。

阿瑞哥是平凡人,但愿我的这篇拙文能为他留下曾经存在的痕迹。

■微型小说

## 红宝石

○沈志荣

下了夜班,老谢骑上“电驴”回家。秋风,路灯,车轮。他的心情舒畅。猛然,他的眼睛一亮:在灯光的映照下,路边有一个红色颗粒物,亮晶晶地一闪一闪。“红宝石!”他下意识地猛一刹车。身后尾追的车们也一阵急刹车,自然惹出一片埋怨声。

抢上前,他才看清楚:嗨,灯光真会开玩笑,“红宝石”竟是一粒桂圆核儿。面对众目睽睽,老谢硬着头皮弯下腰,一把抓起果核塞进口袋里。他若无其事地故作潇洒状,跨上“电驴”,一溜烟跑啦。回到家,他掏出桂圆核,越想越发囿。餐桌上,他说给老婆孩子听,满桌喷饭。

■真情流淌

